

这条“探亲”路，他走了36年

——一等战功荣立者孙兆群和16位烈士亲人的故事

■本报记者 卢军 刘宝瑞 通讯员 张佳琦

人物简介：孙兆群，61岁，中共党员，山东省淄博市人。1979年11月入伍，曾参加边境自卫防御作战，荣立一等战功。退休前任原陆军某预备役炮兵师副师长。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。在1985年的一次战斗中，他和战友们约定：“战争胜利后，活下来的人一定要为牺牲战友的父母分忧尽孝。”从战场归来，负伤痊愈的他开始悉心照料16位烈士的亲人，用行动诠释着军人的大爱大孝，先后荣获第二、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。1994年，原济南军区授予他“淡泊名利，无私奉献的好干部”荣誉称号。1997年10月，被民政部、原总政治部表彰为“爱民模范”。

“谁活着回去，谁就代牺牲战友去孝敬父母”

初夏的山东省曹县郑庄乡六合村，草木葱茏，绿树成荫。

夕阳斜照，落晖洒进农家小院，映得整个屋子格外亮堂。屋内，干净整洁的陈设，从里到外透着利索劲。

“这是我哥哥孙兆群，这张照片是他们在上战场前照的。”坐在沙发上的寇丽萍，翻开手里厚厚的相册，指着照片上的人向记者介绍。

照片是几名戎装小伙子的合影。钢盔下一张张青涩的脸，满是自信与轻松，丝毫看不出大战在即。

这是烈士寇铁群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张照片。

“当时全家人都悲痛欲绝，是兆群哥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安慰。”寇丽萍告诉记者，当年，得知哥哥寇铁群牺牲的消息不久，便收到了一封手写的认亲信，信是这样写的——

亲爱的二老双亲：

我是您儿子的副连长。在战场上我没有照顾他，但我和他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他为国家尽忠，不能再为您二老尽孝了，我这个当大哥的想替他把没尽的孝心尽完，请二老答应我，收下我这个儿子吧！

落款：“兆群儿”。

就是从那时起，孙兆群走进这个家，成为家里重要的一分子。寇丽萍参军入伍，退役安排工作，就连找对象结婚，也是孙兆群跑前跑后张罗。孙兆群把寇丽萍当成了亲妹妹，寇丽萍也把孙兆群视为亲哥哥。

“假如我不挑选他们做突击队员，也许他们还能活下去。”已过花甲之年的孙兆群，说起当年依旧心绪难平，“我欠下的这笔债，只能用这一生来偿还。”

1985年，在南疆自卫防御作战的一次战斗中，身为突击队长原67军199师大功七连副连长孙兆群，带领战友们仅用25分钟，便夺回了被敌人占领的阵地，全连荣立集体一等功。令人痛心的是，战斗中，他所在连有16名战友为国捐躯，永远留在了战场上。

“就在那一战之前，我与战友们相约，活下来的人一定要为牺牲战友的父母分忧尽孝。”抚摸着与战友的合影，孙兆群热泪横流……

1986年6月，负伤痊愈的孙兆群随部队凯旋。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主动和16个失去儿子的家庭建立联系。

“16位烈士有14位家在山东，1位在江苏，1位在湖南……”孙兆群从烈士们的档案中抄下他们父母的姓名和详细地址，把补发的1352元工资分成16份，分别寄至16位烈士家中。随汇款单寄出的，还有16封“认亲信”，寇铁群家便是其中之一。

“谁活着回去，谁就代牺牲战友去孝敬父母，这都是跟战友们约好的。这是我们的生死之约！”孙兆群喃喃道。

“战争让我们失去了一个儿子，但也得到了一个儿子”

孙兆群至今珍藏着烈士公衍进给父母的一封信。

烈士在信中这样写道：如果能生还，一定穿着整齐的军装，给你们敬一个漂漂亮亮的军礼。公衍进牺牲了，孙兆群一直想替他补上这一缺憾。公衍进的家在沂蒙山区农村，当年交通十分不便，孙兆群几次未能成行，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

那年，孙兆群终于辗转来到烈士家。一进门，他先恭恭敬敬地给二位老人敬了一个军礼，却却烈士当年的遗愿。

母子相聚，百感交集。这浓浓的深情，这盈盈的爱意，荡漾在烈士父母的心头。

冬去春来，寒来暑往，孙兆群用自己的一举一动，滋润着烈士父母干涸的心田。

“刘富民的母亲有腰痛病，寇铁群的父亲有紫色尿袋综合征，吴明玉的母亲患头疼病，马家朋的母亲患有哮喘病……”翻开孙兆群那本泛黄的记事本，烈士亲人的身体状况记录得细致入微，不少地方还做着标注。36年过去了，在他的精心照顾下，他们中健在的最大的已103岁高龄，最小的也已82岁。

近几年，对于健在的老人，孙兆群承担赡养义务；对于离世的老人，孙兆群尽孝送终。

2019年5月，烈士顾克路的父亲顾天金因病去世。老人生前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，立过功，负过伤。当年前线战事激烈，他毅然把不满17岁的儿子顾克路送到了部队。在那场战斗中，顾克路壮烈牺牲。在儿子的追悼会上，老人将全部的抚恤金捐给了连队。没过多久，又把小儿子顾克安送到了部队。

当年身经百战的英雄，终究抵不过岁月的侵蚀。弥留之际，老人对陪护在床边的孙兆群念叨：“兆群，我是个军人，我走的时候就让我穿着当年的军装吧。”

孙兆群眼含热泪握着老人的双手说：“爹，您放心，我来办。”

为了却老人的遗愿，孙兆群想方设法，四处托人找当年的军装。顾克路的母亲庄凤云看在眼里，心疼地劝他：“兆群，找不到就算了。”

孙兆群说：“爹是老革命，我得让他圆了最后的心愿。”最终，他费了很大劲才从几个仓库里找齐了当年的军装。

料理完老人后事，孙兆群又和战友为庄凤云老人凑了几万元养老费。2021年10月，庄凤云去世时，他又是忙前忙后操办了老人的后事。

对烈士的亲人们来说，孙兆群是一道温暖的光。36年来，孙兆群用坚定信念与无悔付出，照亮了16个家庭，弥补了他们丧子的缺憾。时间流转，从责任到习惯，这份特殊的亲情已超越了血缘。

1996年春节，孙兆群陪同5位烈士的母亲到上海参加华东6省1市春节联欢晚会。晚会转播现场，5位老人眼里噙满泪水动情地说：“战争让我们失去了一个儿子，但也得到了一个儿子！”

“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，请你理解支持”

“医疗包、水壶、钥匙、手机……”陶琳嘴里一边念叨着，一边麻利地收拾好物品，快步跑下楼。此时，孙兆群已经将车开到路边等她。

这天，孙兆群接到刘富民烈士母亲的电话，老人说她腰痛病又犯了。夫妻二人稍作商议，决定立刻驱车过去看看……

夫“倡”妇随，是这些年孙兆群和妻子陶琳的常态。

1987年，卫校毕业的陶琳嫁给战斗英雄孙兆群。谁也没想到，刚沉浸在新婚喜悦之中的新娘，被新郎的一番真情“表白”搞蒙了。

“今天我有妻子成了家，而我那些战友们却永远没有这一天。今后我要为他们的父母做一些事，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，请你理解支持……”看着面前这个带着哭腔的大男孩，陶琳有些感动，点头应了下来。

从那一刻起，陶琳明白：这个家不只是他们两人的，也是那16位烈士的。虽然偶有怨言，但她打心底里支持自己的丈夫。再后来，家中又多了儿子，探亲的路就成了3人并肩同行。

那年暑假，大手拉着小手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骄阳似火，不一会儿汗水就浸湿了衣服。

“不急，马上就到了。”父亲的安慰让孩子心情平静下来，用力地点了点头，那紧握父亲的小手攥得更紧了。

“我在国防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，第一次带儿子去看望烈士家人，回来还让他写了心得体会。”回忆起当年，孙兆群说，这样做是让儿子明白当前生活来之不易，知道那些爷爷奶奶不容易，我们要帮一把。

孙兆群时时刻刻惦记着烈士的双亲，他们也同样牵挂着“兆群儿”。

1995年10月，孙兆群因患脑膜炎住院，吴明玉烈士的母亲知道后忙托人四处打听治脑炎偏方，听说核桃仁能补脑子，就把自家收的半筐核桃全收起来，还嫌不够又找邻居买了一些，一点不铺开张留着给兆群儿。

第二年开春，孙兆群来看吴妈妈。老人看到病愈的他开心得不得了，用锤子砸、用门框夹核桃给他吃。不承想，很多核桃都发黑了，心心念念留存的核桃变了味，吴妈妈急得直掉眼泪。孙兆群连忙安慰她说，核桃放久了都这样，还能吃。吴妈妈这才破涕为笑……

36年的“长征”，有苦涩，有感动，有泪水，有欣喜。

2019年8月，孙兆群受邀回到老部队第80集团军某旅做报告，当他在台上平静地讲述自己的过往时，台下的战士有的低头沉默，有的抬手抹泪，二级上士吕彦霖更是热泪盈眶。

今年春节，休假回老家烟台牟平的吕彦霖，专门登门慰问参战老兵，为他们送去大米、油、面等生活物资，和他们拉家常、询问生活状况。面对村民们投来的赞许目光，听着大伙表扬的话语，吕彦霖腼腆地说：“我离老英雄孙兆群还差得远着呢！”

在孙兆群的感召下，这个旅先后涌现出了为家乡捐赠10万余只口罩的退役士兵李乾，在公交车上紧急救治晕厥乘客的女兵徐艳丽……

“他们都是好样的。”得知老部队有这样的战士，孙兆群很是欣慰。

36载风风雨雨，36载执着如初。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军官到双鬓斑白的退休老人，孙兆群深邃的眼眸里，始终有战友的身影、烈士亲人的模样。

说起下一步打算，孙兆群动情地说：“这条‘探亲’路，我将永远走下去……”

图①：当年担任突击队长的孙兆群。

图②：退休后仍坚持学习的孙兆群。

图③、④、⑤：孙兆群探望烈士亲人。

图⑥：夫“倡”妇随。

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制图：廖 颖

一句承诺，一生践行

孙兆群

1985年中秋节，我们连在前线接到上级命令，组建一支突击队，由我担任突击队队长。

临战前的最后一顿饭，炊事班用啤酒瓶擀皮儿，为我们突击队员包了象征着团圆的饺子。在饭桌上，我提议：“假如这一次作战谁牺牲了，活下来的人一定要为牺牲战友的父母分忧尽孝。”战友们一致赞成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这个“生死约定”深深扎根在我心中。

现在想起这些，我心里总是沉甸甸的：是我选了他们做突击队员，把生龙活虎的他们带上战场，最后却没有把他们活着带回来。我有愧于他们，更愧对他们的父母，这是我欠下的一笔债，我要用一生去偿还。

1986年6月，我从前线返回驻地，就开始做这件事。起初，烈士的父母在收到我的信后，都觉得这只是儿子战友的客气话，并没放在心上，但我没有放弃。

古人说，一诺千金。对活人的承诺，如果不能完成，还有机会去弥补；而对于逝去的人，如果承诺不能完成，连个道歉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唯一可做的、也必须做好的，就是扎扎实实、认认真真地践行诺言。

烈士顾克路的父母在收到我的汇款后，千里迢迢找到部队，要把钱退给我，并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父母都在农村，家庭条件也一般，这样成百成百地把钱寄给我们，叫我们怎么安心。”我一听就急了。我对他们说：“要是克路还在，他的钱你们能不要吗？”

为打消老人的顾虑，我放下手头的工作，把他们接到连里住下，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他们，一有空就陪他们拉家常。离开连队那天，二老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你就是我们的亲儿子。”

烈士吴明玉家在泰山北坡的藕池村，离我们连队不远。烈士生前一直牵挂着母亲的头疼病，我第一次到他们家，就给吴妈妈带了一大包天麻。看到老人家农活忙不过来，我一有时间，就会翻过几道山梁，走近一个小时的山路，帮她挑水砍柴、施肥喷药。时间一久，村民们直琢磨：难道老吴家刚失去一位儿子，又飞来一个儿子？！

人心换人心，四两拨千斤。这些烈士的家人逐渐接纳了我，当我是他们孩子的老大哥，大事小情都先跟我商量。这些年，只要老人们有事找到我这里的，我能办的绝不推辞。时间长了，和他们相处就跟自己家人一样。我有时候喊他们老辈子，有时候喊老爹，喊老娘娘，老人们都高兴得不得了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晃30多年过去了，我由青丝变白发，健在的烈士父母也都属于高龄了，现在的他们更需要我的陪伴与照顾，好在退休了时间更多了。“一句话，一辈子”，和战友们的这个“生死约定”，我会践诺到底！

（本报记者 卢军、通讯员 张佳琦整理）

